



飞言情
工作室
撒糖力荐

RU
SU
SI
BAO

如酥似宝

阮小凉
——
著

她死缠烂打地
追了他四年
他耿耿于怀地
找了她五年

明明是一场蓄势待发的算总账
她却带着旁人
从他面前招摇而过

/ 秦言：/
原谅你的事情可以推后
先和我把证给领了
再和你算账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如酥
似宝

阮小凉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酥似宝 / 阮小凉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594-1821-0

I. ①如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4391号

书 名 如酥似宝

作 者 阮小凉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飞言情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纪十年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21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,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821-0

定 价 34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CONTENTS



001 · 楔子

005 · 第一章

故人重逢，勇者胜

024 · 第二章

醒醒吧，不是你的

042 · 第三章

不谈情，我们谈谈钱

061 · 第四章

别惹我，你输不起



081 · 第五章

唐小姐，有男友吗

101 · 第六章

我没有错，不道歉

120 · 第七章

他就是我爸爸

139 · 第八章

此生非她不娶

RU

SU

SI

BAO



CONTENTS



159 **第九章**

对她无计可施

179 **第十章**

她想要杀了唐酥

198 **第十一章**

可我得到了唐酥

218 **第十二章**

爱你，是一种疯魔

237 **第十三章**

唐酥，你把幸福还给我

257 **第十四章**

秦言，唐酥死了

277 **第十五章**

这道坎，我过不去

295 **第十六章**

没有你，此生漫长

RU

SU

SI

BAO



楔子

R U S U S I B A O



遇见一个人，究竟需要多好的运气？

S城的十一月迎来了第一场雪，开完三天的会议，秦言乘坐最早一班航班回国，回到S城的时候是下午五点钟。司机早早地在出口处等着。直到看见助理推着行李跟在他身后走出来，司机慌忙地迎上去，笑着道：“一路辛苦了，少爷，夫人早早就起来了，准备了一桌子您爱吃的……”

秦言打断他的话，道：“先送我们去公司。”

马来西亚的项目谈得并不顺利，恒亚集团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赶在了他们的前一天与鲁本公司洽谈，将价格提高了几乎一倍。他不想提高价格，可又不想放弃，于是将目标锁定在恒亚集团。从机场到公司花了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他坐在车内隔空指挥，各部门顿时忙成一团，争分夺秒。

车子到公司附近的时候，路上忽然拥堵起来，他脱下了黑色的呢子外套，关上电脑，松了松领带，打开车窗抽一根烟。长途飞行、不停歇的奔波令他感到疲惫。所以，他抽根烟解解乏。

外面下起雪来，司机急匆匆地跑回来，上车后搓着手，扭头对他道：“少爷，前面出了车祸，交警已经过来处理了，很快就会畅通了。”

他淡淡地应了一声，漫不经心地看向外面，忽然看见路边骑着自行车跑过去的女人，一瞬间，他夹着香烟的手僵住，视线落在她的身上。随后，他迅速扭头，猛然打开车门，不顾一切地朝着她跑过去。

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，如墨的长发绾成一个丸子，背着双肩包在冰天雪地里骑得飞快，在红绿灯的路口，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。

他疾步追到拐角处，眼前是白茫茫的大街，地上是一条自行车的车辙印。

他沿着车辙印往前走，走到最后，车辙印被凌乱的脚印打断，再也寻不到踪迹。他没有目的地往前走，耳边是车来车往喧嚣的声音，眼前

是像森林里的树木般耸立的大楼。凛冽的寒风中，他只穿着单薄的衬衣和马甲，让人一看都觉得他此刻很冷，一如他冰冷的脸。

身后助理疾步追过来，气喘吁吁地问：“秦总，怎么了？”

他加快流动的血液终于慢下来，失控的情绪很快被理智控制住。

是了，他在做什么？

一个消失了五年的人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

莫名地，他的胃又开始钝痛起来，钝痛的感觉一如五年前她当着他的面，从跨江大桥上跳下去的时候。

收回目光，他目光黯然，低哑的声音响起：“没什么，走。”

他说着，转身就走。

这时，四岁的唐小果从公交车站走过来，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剪着个西瓜头，小脸被冻得白里透红，大大的眼睛黑得像葡萄。他与秦言擦肩而过，朝着小区的方向走去，忽然看见从小区里走出来的唐酥，他顿时气得大叫道：“唐酥，你不是说今天会去学校接我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儿童被拐案？”

唐酥？

“唐酥”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将秦言击中，他猛然回头，赫然看见银装素裹的小区门口，她急急忙忙地跑到孩子的前面，弯腰笑着道歉：“对不起，下次不会了。”

她穿着墨绿色的羽绒服，白皙的脸颊一如从前。五年不见，她少了年少时候的锐气，却还是那样一脸无知无畏，无所畏惧。

五年的光影一瞬间在他的眼中坍塌。他望着她，耳边是巨大的轰鸣声，理智瞬间崩裂。

他迈开修长的腿疾步朝着她走过去，高大的身影笼罩了唐小果。他越过唐小果的头顶，忽然用力地抓住了她，俊美的脸上是汹涌而起的怒

意和煞气，咬着牙一字一句狠狠地吐出她的名字：“唐酥。”

她诧异地抬头，看见那张对她而言堪比阎王爷的脸，顿时吓得腿一哆嗦，几乎倒下去，却被他用力一拎强行拎起来。她双腿颤抖着，战战兢兢地望着眼前的男人，心虚地喊道：“先……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”

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哦？”

他一“哦”，她就知道她完了，可是，坐以待毙并不是她的风格，尤其是在秦言面前，她输人不能输阵。

苏淮说，唐酥有一种本事，就是不管什么时候，总能把人气疯，尤其是能把秦言气晕。

凛冽的寒风里，前一刻还吓得掉了魂的唐酥飞快地整理好思绪，拽着唐小果道：“唐小果，这是你爸，叫爸爸。”

唐小果倒吸一口气，瞪着秦言。秦言俊美的脸瞬间一黑，看着面前的唐小果，脑中只剩一片空白。

唐酥出牌从来不照规矩来，你永远不知道她下一张牌是什么，可她出的每一张牌，都能轻而易举地扼住秦言的要害。

“唐酥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找你找了整整五年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

第一章

故人重逢，勇者胜

R U S U S I B A O



【1】

早上叶琳说，今年是S城最冷的一年，她这么说的时侯，唐酥正给唐小果穿衣服，厚重的保暖衣裹得唐小果小脸垮下来，十万个不情愿。

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冷，可是，叶琳和唐酥言之凿凿地说，今年是S城最冷的一年。

全世界亿万个母亲亿万颗心，唯独在穿衣这件事上，大家惊人地达成一致：做娘的觉得你很冷。

现在，秦家狭小的客厅里，掉漆的饭桌前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，秦言、唐酥、唐小果，还有一脸茫然的助理，四人围桌而坐，各怀心事，谁也不说话，在沉默中备受煎熬。

唐小果忽然感觉，今年还真的挺冷的。

秦言沉默甚至表情冷酷地看着对面的唐酥，他在等，等她开口向他解释，抑或向他道歉。好吧，如果她不愿道歉或者解释，那么，他们五年不见，她总归有话要对他说吧。

可是，她眼珠子一转，不知打着什么算盘，笑嘻嘻地起身，搓着手讨好地道：“那个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，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？”说着，她飞快地一招手，把唐小果拽了过去，“唐小果，走。”

秦言忽然出手，抓住了唐小果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唐酥，你还想金蝉脱壳？”

唐酥立马松开了唐小果，悲愤地道：“我是那种人吗？秦言，就算你不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的，你我之间的账还没有算完，我能跑吗？小果，你留在这里看着他，我去给你们买吃的。”说完，她磊落地拎着包包出去了。

秦言平静地看着唐小果，松手。

唐小果好奇地将秦言上下打量一番，秦言的眉、秦言的眼，乃至秦言整个人都让他感到陌生。可是，唐酥说，这是他爸。

爸爸？

这是什么感觉？

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活了四年，四年之后忽然蹦出来一个人，还被告知，这是他爸。

好吧，唐酥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但妈妈跟爸爸不一样，所以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孤单的。

可是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有爸爸了。

他该对爸爸说点什么？

想了想，唐小果就说了：“我妈说，你之所以不在我身边，是因为你喝醉了酒，掉进臭水沟里被狗吃了。”

秦言嘴角狠狠地一抽，有点无力地问：“她是这么跟你说的？”

唐小果嗤之以鼻，哼一声说：“这种骗小孩的话，鬼才相信。”说完，他干净的眼睛明亮有神地盯着秦言，一脸天真地问，“那你为什么要始乱终弃，丢下我跟妈妈，去和别的女人鬼混？”

这还不如说他被狗吃了。

秦言胃疼，头也疼，扶住额头问：“谁跟你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”

唐小果说：“叶琳阿姨说的。”

如果说唐酥是这世界上第一不靠谱的人，那么，叶琳就是这世上第二不靠谱的。

秦言松手，抬头看唐小果，他的眼睛像极了唐酥，干净，但又狡黠，灵动得像猫儿一样，乖巧的模样教人心疼。可是，就是这样一双眼睛，在顷刻之间就能变成吃人的猛兽，将他吃得连渣都不剩。

助理看看时间，皱眉说：“是不是去得太久了？”

秦言回神，心里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眉心慢慢皱起了一个“川”字，沉声道：“你去看看。”

“好。”助理开门出去。

秦言以为，唐酥就算再怎么不靠谱，也不至于连儿子都不要就跑了。

可是，唐酥真的跑了，连儿子都不要了。

一个小时后，助理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道：“秦总，找不着人，她不见了，楼下的人都说没见着她。”

秦言的脸瞬间黑成了锅底。

这时，门被打开，穿着厚重的羽绒服的叶琳拎着菜袋子走进来，抖了抖身上的雪，头也不抬地大叫一声，道：“唐小果，你妈今天是不是又没去接你？你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。”她说着抬头，就看见站在屋子里的秦言等人，脸色顿时变了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她说着，目光忽然落在唐小果的身上，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将手里的菜用力地往地上一摔，抬起手，指向门外，一声厉喝，“出去！”

唐小果被忽然发飙的叶琳吓了一跳，他从未见过她如此生气。

她如此无礼，助理见状，生气地叫起来，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”

叶琳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东城集团的少东家，医科大学生物技术系的风云人物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”她看着秦言的目光一片寒冷，说，“可是，秦言，当年是你逼得她从跨江大桥上跳了下去，是你承诺，从此天涯陌路，两不相欠，你现在算什么？赶尽杀绝吗？”

从此天涯陌路，两不相欠。

一句话令秦言瞬间失去了颜色，他俊美的脸变得苍白，眼神寒冷如冰，深邃的五官在灯光下宛如雕刻出来的。

与此同时，冰天雪地的大街上，人来人往，唐酥挤在乌压压的人群中，身边是不断穿过的雨伞和脚步匆匆的行人，她埋着脑袋匆匆地往前走，

一边走，一边打电话。

电话响了半天，终于被接通，苏淮慵懒性感的声音传来，道：“想我了？小老婆。”

这一次，她没有吓一声，而是焦急地道：“苏淮，秦言找来了。”

横店的拍摄现场里，刚刚从水里爬出来的苏淮停下动作，乌黑的发梢有水滴落，他脸色一沉，沉声道：“不要慌，我马上就回去。”说着，他挂断了电话，推开迎面而来的助理，往外走去。

“帮我订明天最早的一班机票，回S城。”

“好的，三爷。”

【2】

晚上七点钟，天色已经大黑，居民楼里传出住户下班归来的声音，陆陆续续的。

沉寂了一天的居民楼开始苏醒，变得热闹，可此时此刻，唐酥的公寓里冷得像冰窟窿一样，昏黄的灯光下，秦言穿着白色的衬衣、黑色的马甲，肩膀上简单地披着一件黑色的大衣。

他坐在那里，手边的茶水早已冰凉，一如他黑色的眼眸，寒冷如冰。

唐小果安静地坐在一边啃着面包，抬头看秦言。

忽然，秦言站起来，朝外面走去，助理急忙跟上去。才走到门口，走在前面的他停下来，转身，双手插进口袋里，冷漠地对叶琳道：“告诉唐酥，我还会再来的。”

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寒气涌入屋子，他披着黑色的大衣，踩着昏暗的灯光走出去。

等秦言离开，叶琳立即给唐酥打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电话那端传来唐酥冻得瑟瑟发抖的声音，她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他走了吗？”

叶琳恨铁不成钢地道：“五年了，都五年了，我说你能有点出息吗？当初是他说只要我从跨江大桥上跳下去，苏淮那破事就两清了，你们也就两不相欠了。现在就算要算账，那也是你跟他算账，你躲个什么劲？”

电话里，唐酥委屈地嘟囔一声，道：“这不是条件反射嘛……”

她躲一个人躲了五年，可不就成了条件反射了？

对于秦言，私心里，她总觉得是自己亏欠了他，可是，她没有办法。当年乔薇设局，苏淮被坑进了监狱，除了秦言，她真不知道该去找谁。所以，她给秦言打了电话，她总以为，同学一场，他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念在昔日的同窗情谊，他好歹也会帮一帮她。可是，他说：“唐酥，你打错电话了，坑苏淮的人不是乔薇，是我。”

汹涌的人潮里，她呆呆地愣在了那里，不知所措，茫然无助地问：“什……什么？”

电话里，他幽幽地叹一口气，声音低哑地嘲讽道：“唐酥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们这帮人，从遇见的那天起，便教人厌恶到了骨子里？你不是想救他吗？那就跳下去，一如当初乔笙一样，从跨江大桥上跳下去。”

那时候，冷冽的寒风里，她握着手机，手臂开始发抖，一句话卡在喉咙里难以说出口，弄得她心里一阵绞痛，最后惨然地偃旗息鼓。

人来人往的街头，她握着手机兀自出神，前尘往事汹涌而来，逼得她胸口发闷。电话里，叶琳道：“算了，你回来吧，等你回来吃饭。”

得了叶琳的指令，她松了一口气，挂断了电话，心情愉快地转身回家。

夜灯下的街上，厚厚的积雪铺了一地，她迎着风回家。秦言的出现就像一块巨石掉落在她的心湖，搅得她心里波涛汹涌。马路的十字路口，昏黄的街灯下，她踩着一地的积雪，抬头看见纷纷而下的雪花，宛如一段倾塌的时光，将她吞没。

若能重来，有些人，你还会选择相见吗？

灯火璀璨的城市中心，秦言坐在黑色的轿车里，面容安静，扭头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街景，修长的手指摩挲着手边的真皮后座扶手。黑色的轿车穿过街灯明亮的大街，碾碎一地的积雪，朝着紫玉山庄而去。

已经是晚上九点钟，紫玉山庄门口，保安穿着黑色的大衣屹立在灯光之下，见到迎面而来的车，身后的拦车杆缓缓升起，黑色的轿车缓缓驶入，驶过大道，拐入小道，行驶至别墅门口。

随着轿车驶入的声音，别墅的大门打开，秦母薛氏穿着一件紫色的旗袍，迎着风看着从车上下来的人。看见是秦言，她用雪白的手扯了扯肩膀上白色的貂毛坎肩，踩着高跟鞋优雅地下去，然后伸手，将迎面而来的秦言抱入怀中。

“怎么回来得这么晚？你爸今儿也回来了。”薛氏笑盈盈地说着，挽着他转身进屋。

秦言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路上出了点事情。”

他说着，随着母亲踏入客厅。客厅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精致的吊灯下整个客厅仿佛发着光一样，而他的父亲秦义康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不见半点反应。

秦言上前，弯腰倒一杯茶，双手恭敬地递过去：“父亲。”

“嗯。”秦义康应一声，放下报纸，接过茶，随手放在桌上，站起来对旁边的阿姨说，“刘姐，开饭了。”他说着，起身往饭厅走去。

秦言深色的眼眸不见一丝情绪，面具一样的脸在灯光下美玉般完美无瑕，修长的身影笔挺，随着父亲进入饭厅入座。

饭桌上，薛氏不停地为秦言夹菜，精致的妆容下全然瞧不出岁月的痕迹，优越的生活令岁月仿佛在她的脸上冻结了一般，她笑盈盈地注视着他，说：“多吃一些，你难得回来，明天还要去公司吗？”

不等他回答，秦义康便先开了口，道：“马来西亚的那个项目你没

谈成功，为什么？”

薛氏不高兴地皱眉，扭头对秦义康道：“吃饭就不要说这些扫兴的话，他才回来呢。”

秦言面不改色地吃着饭，用清冷的声音道：“我遇见唐酥了。”

秦义康端碗的手一顿，旋即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哦。”

他还是这般毫不在乎的模样。

秦言眸中闪过嘲讽，放下碗筷，抬眼几乎是带着挑衅地看着自己的父亲，道：“她带着一个孩子，叫唐小果。”

秦义康脸色陡然一变，带着怒色。他将手中的碗往桌上一摔，抬头冷冷地问道：“她是什么意思？拿一个孩子来要挟你吗？”

看着父亲的反应，秦言心脏狠狠地刺痛一下，目光寒冷如冰，道：“孩子的事情，您早就知道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但那又如何？”秦义康说着站起身来，威严的姿态不容半点质疑，冷酷地道，“当年她拿着一张孕检报告来找我，叫我帮她把苏淮捞出来，我就知道，这个女人并不简单。秦言，你给我记住，且不论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，就算是，我也绝不许她进我秦家的大门。”

秦义康威严的声音在饭厅里掷地有声，秦言就那样平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秦义康，如一潭教人看不出深浅的寒水。

他冷漠地看着自己的父亲，站起身来，冰冷地垂眸，推开椅子，转身离开。

他出了大门，身后是母亲追出来的声音，她喊道：“秦言，外面还在下雪，你去哪里？”

他径直走向停在门口的轿车，助理急忙从屋子里跑出来，却见他拉开车门进去，不等助理上车，他便驱车离开了。

鹅毛大雪飘落在地，黑色的轿车在上面碾出一条车辙印，助理望着